



春秋正辭

武進莊學

莊學

莊學

諸夏辭弟五

建牧立監國域州殊上繫天子爲下綴旒國之東遷壞散保伍
 十二諸侯於是焉數春秋本魯以推諸夏東方庶侯齊近且大
 於衛爲睦宋鄭陳蔡錄晉自僭聖心不怡尹我一州微罔柔之
 在邦域中實維附庸近說遠來原始要終齊伯主會歷摯曹許
 大夫交政小侯廼敘桓公陽穀未言之爾莊僖小伯豈鮮賓從
 案經所書此則特盟離不言會善惡微矣謹而錄之其有指矣
 臯鼫識散杵白自雄能令受命悲乎撫膺兩兩比耦落落曙星
 特盟會一及期曰會不及期曰如會先期曰遇苟不期焉地無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耶春秋正辭 一

常所焉得告命而志諸策書乎志不相得不請先相見先請壹
 似要之者必期以地否則諸侯而爲匹夫行也安得曰禮禮不
 備有事焉而不書貴諸夏也不然杞何貶乎僖公以終春秋不
 復志遇旅言會散言次則已文曰敝政日繁大夫專諸侯僂遇
 二書遇以戒書次以慎因其憚之告以慎之因其亟之告以戒
 之愛諸夏之爲人君者也一國之安危在此一人此天子不怒
 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次三其惡未成其志可誅在楚克息非
 人類也紀人知之事已行矣已行未得此實大惡曾諸夏而至
 此極乎不再見也如四支鄰有道保其國保其國者保其民天
 子設州伯凡州之國國之民皆其職也毫城北之載辭曰無蘊
 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畧具

矣不然冠帶之倫安有寧宇哉此非一州之伯能專之兩州之伯實同之者也不相命得乎齊侯衛侯皆州伯也近正亦罕矣晉命五特曰讓事參曰成事三則善惡大矣諸夏外也吾君或在焉不敘而主之不必主也外內之辨也善惡皆主會者爲之參盟會六晉爲天下強國久矣包周室偪鄭衛聖人不至其國成公之篇則狄之惡其犯令陵正甚杜之也宣公之篇合諸侯渺莫類於成襄之篇君在而重已在大夫亂天下之大防者晉也諸侯以晉爲正實以力爲正自時厥後苟有力其從之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其機在此此謂大惡錄之以諸夏輔京師之道責之合諸侯七諸侯之大夫不攝君聽命於會可列於會不可有三而已專也甚者亂窮諸賊誰實使之主會者責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二

也其君焉在大夫與會八諸侯多在晉大夫一人會斯人也稱斯師焉盾猶知爲人臣乎大夫五人苟偃主兵鄭伯親之率之乎從之乎伯子男與人臣夷乎諸侯會大夫師九敵必稱名君乎臣乎雞澤疑矣溴梁檀矣盟首不義逃者義矣諸侯在大夫盟十清邱貶其人同盟重人雖甚輕必重貶之新城一大夫也清邱四大夫也舍是大夫雖衆不言同盟矣趙盾重矣慎母忽此清邱之大夫也自是而大夫之會接跡於成襄昭之篇而晉大夫以畔告矣大夫會十一版尹王官之守也示權中國侯伯不得專焉虎牢不繫鄭知其所以乎大夫無遂事乃城虎牢乎城楚邱不與諸侯專封城淳子與大夫專封乎不以楚邱緣陵先邑之不以遷夷儀原奉之曰祀也先王封國也城之二云爾豈

曰封之嘻甚矣城成周亦大夫爲之而諸侯替矣大夫會城十二諸侯執則名名則絕則執之者絕執之不名則執之者不絕歸而後名以絕之歸之不名竟無罪也執之者不人本有罪也曹伯以有罪爲無罪公子喜時使之於公孫會見之執不言歸執亦不名人其執之者以爲暴小寡也亦自絕矣歸于京師善歸之于京師不善天王在是執諸天子之側而歸之于京師欺人乎欺天乎界宋人宋人不免焉以歸晉人絕矣執諸侯十三詹之執不書以逃來書逃義曰逃執者義也義則不書執以逃書乎以逃來書乎逃賤乎賤矣來且不書也魯國幾亡以此賤乎賤之人然後以逃來書也逃來之言之痛矣執大夫非我人皆不言其歸伯執而不可曰討古之人討不然也彼執行人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解

三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君與國政慙自處於人役而役人者於是乎多其力矣孰知其惡積而不可掩乎不患其心之不仁也患其衆之不足從之不多也會侵伐十六救必善之偕衆善也獨往善也君行君善大夫行善在君晉悼三善圖彭城謂之義救陳蕭魚謂之仁不善則惡無中立也戊救十七卒葬之指頰煩如繁諸乎公羊奧且明矣不可不學穀梁左邱旼乎瞽哉舍禮服則失本舍春秋則拂經諸侯卒葬十八古人以背殯爲大惡短喪次焉未葬未踰年君十九世子攝其君禮也未嘗繼子男不改也光俄長於滕烏乎可矣世子二十諸侯臣其昆弟母弟母兄恩篤矣妾母必不可夫人也子必不可不親其母而事之也天性也至誠經綸人倫察焉母弟母兄二十一世子奔而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四

君迎之邾伯以地入父在牀而君會之州蒲以師出初命之首誅也在會一衛侯出入一衛侯不嫌則兩見之出奔必不在會會夷儀必不入夷儀也公子五爭鄭多君矣忽未嘗稱爵也突出入未嘗不名也鄭伯非他人必厲公也春秋明若日信若時疑君二十二邾邾進牟葛微國不錄其爵若是者衆蕭以附庸竟邑於宋痛其滅而以日詳之建極者惟在無虐熒獨畏高明哉附庸成子二十三紀子以侯天王爵之杞公而伯天王緇之伯云夏也子云夷也因其禮也聖無私也褒封緇爵二十四

特盟會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隱公三年

盟于石門何以書大惡也東方諸侯莫肯用力於王室自此

始矣周室東遷閔無召公之臣曰蹙國百里以至終南爲秦風揚之水成申許周公所職東北二方諸侯帥職志未變也邠邠之湊齊在東晉在北西則秦南則楚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又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不謂齊晉秦楚有羨而王室獨乎夫子作春秋所懲者荆楚也晉有文侯之命秦有襄公之詩春秋以序錄十二諸侯鄙秦而遠之抑晉而後之齊在東方庶幾彼善于此幽平之際惜齊無功可記於詩善夫子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帥東諸侯服事天子如文王也則齊在所先致意矣矧與魯實相表裏焉經世之法又必自近及遠乎書曰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傷其非王命而私爲此盟也平王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

莊侍 郎春秋正辭

五

命晉文侯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周公大公成王賜之盟藏在盟府大師職之諸侯焉得私自爲盟乎噫嘻齊侯州伯也鄭伯王卿士也各率厥職奚爲於石門而盟諸祭伯不正其私交則齊侯鄭伯不正其私盟矣於是乎伐許於是乎如紀皆天王之異姓而偏於齊鄭者於是乎王伐鄭則鄭首惡也於是乎王人子突救衛則齊首惡也兆於石門彰於瓦屋齊歌甫田刺無德而求諸侯非達於事變而懷去舊俗者乎東方諸侯之變自石門之盟始而天下之事不得不以齊桓晉文補苴王迹爲美談矣不有聖人誰與立天地之大義乎或以天王喪未期歲諸侯以賓禮相見亦大惡也曰春秋有主書以立教然後多連而博貫之主書不以此揭不以此春

秋正其本嗣王若高宗乃可以教諸侯否則不薄待其子而厚責其臣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桓公二年

何以書志天下之故也蔡鄭不相得曷爲而會于鄧左邱氏曰始懼楚也諸夏之所同患也而近者先受之鄧微國也於我則遠國也因事以錄之漢陽諸侯微見于此申息之亡不識於春秋春秋約文而旨博不以人事多寡爲繁省識天下之故而已矣

遇

宋公衛侯遇于垂

隱公八年

畧內則何以錄外瓦屋之盟踰歲而寒矣宋衛志相得終不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得鄭春秋正辭

六

會于稷垂之相見信於瓦屋之苙牲焉然則善之與戒之也非若宋公齊侯之善志才無齊侯陳侯鄭伯之惡心猶有可救之道則先時戒之以愛諸夏之爲人君者

如

夏齊侯鄭伯如紀

桓公五年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非如紀也襲紀也飾好貌懷寇心庶人猶謂之賊况諸侯乎則何以無貶庶人行則人之此非人所爲不可以稱人矣予以侯伯之名庶幾其以愧憤死乎往不得所欲事已行矣行而不得下得者一等也

胥命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公三年

兩州之伯有其職不可以主命胥命也則可其辭則侯伯之盟猶有在者葵邱五命明天子之禁也晉有載書亦云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患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其善者辭也非一州之長獨成之必兩州之伯相與共守之是以曰胥命也不泄牲也故曰近正春秋善衛侯善其不會于稷也則以垂之遇錄之矣

參盟會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隱公八年

我不在會何以書志參盟也齊主爲此盟曷爲先宋周班也齊先衛非周之宗盟也鄭伯不書不在會乎在會乎在會而削之也則何以見其削之參盟所甚惡也况合諸侯乎合諸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七

侯不得已而以北杏爲始事如志鄭伯而宋非諸侯主也不志鄭伯則參盟爲無適主之辭也然則何以獨不志鄭而削之齊以鄭不平於宋而平之鄭乃以齊大不平於宋而伐之鄭伯之不信甚矣削之者賤之也以無所長之辭先宋公以大不信之實削鄭伯然後知禮樂征伐有天子存聖人必不願其自諸侯出矣志其日詳重也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隱公十年

此則謀動于戈之惡成矣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兄弟昏姻之國卒于相怨一方詩所謂如蠻如髦者乎月以詳之于中邱主人首其惡矣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桓公十年

彼戰克而盟之以爲好衛及是乃與鄭平巨屋之所求始得矣人之貶之也春秋惡兵所尤痛者糜爛其民而戰之也日以志之痛此蒼生同日而就死也我之救死扶傷不給彼三國者獨不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乎以戰勝爲樂彼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矣稱之曰人問其好惡尙有與人相近者乎而爲此盟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有二年

同州之小侯也所以爲紀盟者州伯之義如斯而已焉日以志之不信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三會矣日以志之不信也何言乎燕人將言與之戰則先言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八

與之盟此之謂小人之盟

三會一夫鍾一闕一穀邱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公自謂能平齊紀矣齊紀不並立行路皆知之齊侯凶人也僖公之不能得而得之于斯人乎諉公而公不知也

合諸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襄公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沙隨

襄公二十二年

春秋記諸侯之會不言所爲不言所爲而所爲無不見或見于前事或見于後事或以褒見事或以貶見事春秋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約其文辭而旨博未有不見事而贅言會者昔歲商任今茲沙隨前此者無事焉後此者無事焉間此者無事焉察其文貫其指不褒以揚焉不貶以抑焉見主會者晉爾非有闕于天下之故非有闕于天下之故則不書比何以書譏何譏爾主天下之會不以天下之事而最天下之侯也周官有之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故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噫斯侯也僕僕爾期月而再動天下屬諸侯乃無一事焉可書於策者則何以宗諸侯矣然則諸侯何以序有事而不事

皇清經解

卷三東土

莊侍郎春秋正辭

九

事之而不將其事則凡而不序非事而事之事之而亟其事則目之見其以一臣之私而動諸侯之君也會之者無譏乎乘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大國執政之心庸得已乎庸得已乎惜其不師文王而日役于大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定公四年

舉諸侯盟以公從諸侯也聚辭也舉公及諸侯以諸侯從公也散辭也

大夫與會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有一年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大夫微則曷爲以名見蔡叔在會也無貶乎大夫曾公侯始于此名以著之貶之也蔡叔舉

其親者字之則貴之乎以蔡人能討陳之賊而錄之矣四國
爲會公弗親之而使大夫與焉始謀不臧五會何益矣不日
其盟宋陳蔡無不信也惟不信我也五會一夫鍾一闕一穀邱一虛一龜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瀘淵

襄公二十六年

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黨叛人也鄭良霄
何以名決嫌也嫌以仇公貶也鄭先宋何也先良霄人向戌
也不諱公決嫌也嫌不使仇也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鄭公孫董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襄公十四年

此宿專魯之極致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董莒人邾人于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解

十

戚

與孫氏相倚故季孫自出會不叔出而季處也

大夫會

晉人宋人衛人同盟于清邱

宣公十二年

此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也皆何以稱人微之也大夫以名
氏會惡權之在也先穀無權焉不能主晉國之信故微而人
之人則其曰同盟何盟主之命在斯人也見斯人之爲大夫
也何用見斯人之爲大夫見所殺之大夫之爲斯人也

執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僖公十九年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專執諸侯專執諸侯于是始故貶而人

之虞公亡國不名滕子嬰齊何以名諸侯執則絕于其歸也名則于其執也不名嬰齊之歸也不書則于其執也名絕之也嬰齊絕則宋人絕矣曷加貶焉以見其惡其惡尙待貶也滅圻內邑執三公晉人貶絕矣虞公亡國不名不待貶而絕也三公失地固不名也

衛侯鄭歸于衛

僖公三
十年

衛侯鄭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曷爲皆絕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尊爲公侯而身不免於罪則不可以南面而臨其臣民所以正諸侯刑不用而大夫士庶人莫敢不一于正也王之道不僭賞天之道無異高明不謹於禮則在勢者去古今通誼也執而歸者書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十一

歸其論重不書歸其論輕書復歸則惡其出書歸則并不惡其入何也絕故不復惡也絕之而又見入焉衛侯胡爾鄭伯突爾皆不容於誅鄭也釋乎執託于諸侯終其身焉可也

侵伐

鄭人伐衛

隱公
二年

諸侯相侵伐惡也輕用民死謂之殃民專命不請謂之侵主權作寇虐於中原謂之敗王畧外大惡書內何以不諱而亦書將毋鄭人伐衛爲惡小乎春秋萬事之權衡也彼有甚於侵伐者差其輕重而論之莫重乎滅人國降次遷次入次圍次襲次取邑圍邑與伐國等則常不兼言之莫甚乎取師詐戰次戰次獲次伐國而與之盟庶幾無惡與之會庶幾善者

有意善功惡焉有功善意惡焉有功意俱善焉有功意俱惡焉重論先輕論後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聖人明足以見之義足以執之仁足以覆之伐衛意之惡者也將卑師少惡之輕者也苟不差其等而一切論之非聖人之志也春秋惡兵之端君子以端歸諸鄭鄭人伐衛其造兵端者乎審而後斷斷而後書萌芽於母弟延蔓於宗盟卒於宋鄭構兵十一戰數十年而未已焉與鄭同惡者或不獲沒其身鄭則公子五爭兩君見殺吁可畏哉殃民專命寇虐之君不可以惕焉驚盡焉傷矣乎彼公孫滑之亂非鄭伯誰首其惡矣造兵端者果鄭矣

衛人伐晉

文公元年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十一

以爲盟主而伐之則不書何言乎衛人伐晉不主晉之辭也其人衛何曰足以伐矣晉侯猶在威而師加於晉則淺事也其言伐何以衛人爲有辭焉其有辭奈何踐土之盟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其命諸侯曰各復舊職康叔長諸侯于衛唐叔長諸侯于唐職在王室久矣衛承王官不朝於晉未失職也晉伐衛而取其地是相害也齊孝公興師而伐魯柳下季爲之辭曰棄命廢職若先君何而齊人無辭也則衛人之伐晉有辭矣以力則晉強而衛弱以辭則晉絀而衛優晉稱侯而後伐重衛也衛稱人而言伐抑晉也曰將卑矣師少矣勝晉則不足伐晉則是矣然後知執言守禮之爲直而怙勢陵正之不可以爲政於諸侯也諸侯無伯亦春秋之所惡也則

其不主晉何曰諸侯之無伯也晉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於是始而王道行矣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辭實與而文不與也桓文沒而春秋無伯辭以爲是諸侯之方正者爾未之狄也則以諸夏之辭錄之有與人爲善之志焉夫位在藩臣見人之不朝事已而輒伐之非所以安臣節而奉帥天子也于是乎以人從欲而專行乎中國者累世焉卒以卑周室而啟吳楚之心晉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于是始而王道行矣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未減矣

晉趙穿帥師侵崇

宣公元年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上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崇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於春秋皆不書晉趙穿帥師侵崇何以書曰趙氏之弑械成矣盾也執國政而穿也主兵則弑械成矣將尊矣師衆矣崇小國也其言侵何見其威不加於敵而禍實中於國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宣公十有二年

宋稱師非清邱之人也衛稱人是清邱之人也清邱之人則其稱救何救爲善也非其盟非其伐而善其救去小人之約存先君之信以孔達爲無罪矣衛人救陳何以書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也斷道書同盟後書伐齊蟲牢書同盟後書侵宋于蒲于戲于亳城北書同盟後書伐鄭其不同以侵伐見不復以其事見今宋衛之不同見其事何也師不加于衛也

衛不信其盟何以不受師大夫孔達受其誅也以一人之身塞一國之難好信不好學以自賊焉不足于賢而不與不肖者同貶書救陳見其扞國難也

會侵伐

邾人鄭人伐宋

隱公五年

春秋痛宋鄭構兵之禍而惡兵之端造端目鄭更端目宋惡著矣寇所先著莫如導爲導者不在大邾附庸也主兵則弗勝導兵實優爲之先者重將母後者輕乎非輕論鄭鄭造兵端已見於前事矣邾爲兵導於此乃見之甚邾人之惡於鄭人也鄭人焉得未滅耶鄉無鄭人邾人能伐宋耶稱人師少矣言伐兵深矣師不衆而用之深導者爲力多矣夫

皇清經解

卷三 哀十

莊侍郎春秋正解

十四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削公子而名之見諱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構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尙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宋人以齊人衛人陳人伐鄭

桓公十四年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宋不爲諸侯長其用他國之師則曰以二伯用諸侯之師不曰以也彼以爲王事而自之出其實樓諸侯以伐諸侯也伐鄭宋人意也非有執言鄭伯固其所樹其甘以壞至於再戰而不止造意與寇賊何異稱人貶也四國大夫不復別其尊

甲之辭行其寇賊之意焉已矣何以見四國之爲大夫諸侯不以諸侯也何以見宋人之爲宋公大夫不以諸侯之大夫也蔡侯以吳子何中國之君以夷狄之君可然則鄭無譏乎鄭伯之爲狂童也舍小弱見伐者君子不爲恕辭內之見伐則由二伯而後目之告之自反而已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桓公十有五年

先會後伐莫適主此役之辭也往歲宋以四國伐鄭矣突在國也二國與焉俄則伐忽以納突乎私突者公也公不能主此役三國之君未知所成則且爲明年之會然乃會四國以伐鄭然而不言納鄭伯何哉宋衛陳蔡因其兄弟之爭披鄭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五

地而分之以弱其國也豈爲鄭伯突哉而公之德鄭伯則甚矣爲是三役周三時而後反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桓公十有六年

伐鄭而分爲二君也宋衛在北一心也陳蔡在南一心也相耦以艾鄭兩利而俱存之不以周班爲次以功意之善惡而輕重之宋衛重而陳蔡輕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桓公十有七年

及內之微者也不曰會曰及謀自我也宋人有怨衛人有怨我無怨焉伐之則朝矣且重之以盟而主乎爲此伐雖曰微者將不必卑師不必少譏無臣焉十八年之策書見一國賊也見一未命大夫爾矣苟有一人如蔡季者春秋必有以見

之莊閔僖之危賢季子故曰桓公無臣也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未減也

諸侯卒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隱公三年

諸夏親暱生相賓死相哀厚之道也春秋以內辭錄公侯伯子男之喪小大有等近遠有別往來有報薄厚有分當禮焉失禮焉過禮焉在我者躬自厚在其主人者薄責之生死之際謂之大事安危存亡治亂機在此善者表之不善者謹之明者著微者辨懷利弗與也求名弗與也君臣父子厚莫重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六

焉不能反躬則無以事宗廟保子孫皆以其終事觀之萬事之變舉往明來靡不有以豫之矣庚辰宋公和卒正也其正奈何反國乎與夷也語言可載宅心可允復國之經篤家之訓可謂正矣春秋之辭於我君曰公薨於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尊己卑人本臣子之恩自致於君親而不貳其敬義之大者也豈曰託王於魯哉

癸未葬宋繆公

十有二月

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哀不足禮有餘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禮不足哀且不足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或內有亂或外有寇焉不及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臣子之恩已薄矣當時而不日正也苟無大失大危大亂大寇不忍以為非

正則謂之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生死授受不守先王之經則無以爲法于天下後世君子危之不忍不以爲危也公羊與且明矣煩煩如繁諸百世之變盡在春秋矣葬宋穆公正其終而危其葬何指乎致國乎與夷正也致國與夷而宋卒亂危也聖人無容心焉然則正固所以召危天下將安適哉正穆公之終以賢穆公危穆公之葬以罪殤公葬生者之事也不克負荷廢二先君之功則殤公之罪矣雖然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殤公旣蒙首惡之名矣何又危穆公之葬以見之乎危宣公授國之不正也穆公雖克反正亂卒在再傳之後矣宣公可謂知人知與夷不克負荷蓋明告天王而致國乎穆公矣知穆公不負君兄蓋立與夷而俾穆公相之矣穆公不爲君宋人不二心於莊公也宋之臣民咸欲奉戴莊公與夷安能立乎其位穆公知孔父之對以忌克爲心而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且曰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棄德不讓穆公不忍爲也受國於其父除害於其子殤公忍而爲之苟宣公傳諸子而子自隕之宣公無憾也好讓國之名啟爭國之禍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此之謂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隱公五年

以衛有臣而書桓公之葬不以宣公之篡而謂之無子聖人之裕也何以不曰葬固不日也書過時而已矣不謂之不能葬如以衛爲不能葬則將痛齊諸兒乎公羊子之凡不謂夫諸侯卒之有故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七

滕侯卒

隱公七年

滕微國也所聞之世始書卒所見之世乃書葬曷爲於所傳聞之世稱侯而書卒以其子來朝恩錄其父王者所不辭也曷爲不卒其子以朝於弑君者之朝而奪其恩其稱子固子也無貶也滕固子則春秋何以侯之其不倍矣乎應之曰聖人若曰惟王者改元立號庶邦丕享則爵命諸侯天子之事也云爾已矣苟非其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免於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如其人堯舜揖讓湯武征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矣曷爲貴賤不嫌貴者無常貴賤者無常賤昭明德廢幽昏決然而不可疑也疑則萬不可以少嘗之矣滕侯薛侯春秋當新王也滕子薛伯親周也公羊家識之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大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隱公八年

日卒正也諸夏之國自所傳聞之世逮於哀十四年以告終而識於策者不可勝書春秋錄大畧小錄近畧遠其書之各有指矣以考其行以稽其失以痛其禍以治其亂恆於大國詳之常所書者則宋王者之後也蔡文王之昭也陳三恪也鄭諸姬之近者衛康叔之後也齊王舅也畢具於隱桓之策矣晉武之穆也錄之自詭諸始且不書葬有推而遠之之志焉惡兼其宗國也小國如曹所傳聞之世已書卒矣如滕如邾如莒則書自所聞之世如薛如許則書以所見之世至所見之世舍莒皆書葬矣哀公之策小國皆卒曰葬月矣皆近乎我者也遠國之大者惟秦也不錄穆公以穆公而錄康公

亦不志葬至所見之世乃書葬楚之卒自子旅焉始吳之卒
自子乘焉始終不書葬祀王者之後春秋降而爲夷其賢於
莠實多志卒於僖之篇志葬於襄之篇以迄於哀皆以諸夏
之辭錄之終不忍以爲外也自曹以下雖諸夏不得以當時
不日爲正之指言之其義類甚博而且要有要不可不察送死
大事也聖人所甚重士大夫之喪且必多見而識之大小二
戴實存焉諸侯之事父子君臣之大倫要在於春秋故曰禮
義之大宗也

辛亥宿男卒

宿近國也微矣五等之侯如宿不志卒於春秋宿男卒何以

書與吾大夫盟且先他國焉厚之也君子作春秋秉文王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九

諸侯之道不寧方來後夫則告之凶周公誥曰庶邦享作兄
弟方來春秋始於隱公宿與吾大夫盟邾與公盟皆於我有
作兄弟之誼矣不哀其喪豈可謂師文王者與滕侯卒不日
宿男卒何以日嫌與蔡侯考父同日而別異之同盟而不名
微國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哀不足且禮有闕矣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桓公五年

曷以二日卒之疑以傳疑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爲人君者
修身以俟死正其家人正其國人無有一邪人作於其間陳
侯何如哉國亂矣亦嘗執州吁奚爲于稷而會之

葬陳桓公

葬不月則譏不獨在臣子桓公失君父之道矣賤之使與微

國同實云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桓公十年

小國書卒在所傳聞之世卒月葬時其常也則以射始爲始終生卒日葬月敬老也曹伯老矣曷爲見之以其使世子來朝不可以不之見亂之階也曹雖不亂道則有以致之不謂之正必謂之敬老公羊子有所受之當時不日而不謂之正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雖亂不咎其人謂之天作孽致之而幸不至非命也雖不亂必正其失謂之行除以微幸噫彼壞國喪家亡人不過先去其禮也亦奚其喪失全而後全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桓公十有一年

寤生之罪不可不誅浮於衛朔矣則何以書葬曰朔之罪已見寤生之罪未見以不可書辟之也曰春秋誅亂賊義有所辟必有辭以誅之未有但己者矣也定天子功不見書葬以見之寤生抗天子且傷焉罪不可見不書葬以見之奚不可而且書葬將毋春秋有所緩有所急與曰春秋之于寤生則旣誅之矣桓之元年于垂于越皆誅辭也假田爲孫辭實蔽罪于鄭伯之文也誅之矣然則何以不去葬曰寤生之辟有議焉五廟之孫於諸姬爲近桓公死難武公佐平王以東遷鄭以緇衣立國平天下其功有誅而無絕則寤生之誅禮爲

之變且隱者也誅之必續其子孫奚爲不志其葬春秋之侯
誅而葬者眾矣以寤生曾不誅疑聖人之志其葬若已誅矣
苟非蔡靈侯則王者不忍暴朽骨又何疑焉秋七月葬鄭莊
公不以慢葬志也志王者之法有罪不敢赦緣恩必哭之如
其倫之喪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桓公十有二年

陳厲公也篡不明則不書葬以見之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

決日例也是月決不日例也何不言是日日重見也可月重
見則不可嫌乎閏也干支則不嫌曷爲決日不日重日也不
決月不月例之而已月輕也以重輕爲詳畧教人以易知傳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之萬世而無所疑不然古人往矣古事遠矣焉用知其事之
在何日而筆之

三月葬衛宣公

桓公十有三年

卒日葬月謂之正乎非正也篡不書葬晉之篡前定也不可
以爲正矣宋子陳子背殯出會皆以在喪之稱稱之必諱桓
公穆公之葬則齊桓晉文有罪焉彼猶有人子之心終身痛
焉必并去襄公共公之葬因其自責而責之背殯不可固如
此衛侯朔何如乎如恆人矣則葬宣公如恆辭矣獨無父兄
師保乎童昏也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以至此極也其終不遠
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桓公十有五年

危不得葬也

癸巳葬蔡桓侯桓公十有七年

渴葬也哀不足禮能有餘乎蔡桓侯非齊孝公比也以獻舞薄於為人後之誼矣稱之曰桓侯奪其臣子之辭雖有賢季於蔡奚補桓侯不知忠臣之分授不肖以位薄其身危其國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僖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所予二伯而已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莊公二十有二年

絕之而又見入焉鄭伯突也衛侯朔也皆不容於誅朔不葬突何以葬功以除突之罪也突之功奈何定王室也惠王辟

皇清經解卷三頁十一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子頽之難居於溫鄭伯誅子頽而王室定罪固可得而除矣然則何以不言王出入以鄭伯號叔克左右王室不廢先王之命若畿內之官君子雖無競乎尚猶有親臣也故為尊者諱也此節在上一節前

世子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桓公九年

誓於天子曰世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纒子男禮也父老子代從政天子之大夫仍叔之子也在曹則射姑諸侯世子也會同則可攝朝則不可以攝射姑非攝曹伯使之非禮也曹無大夫乎次國三卿當大國之下卿小聘可也何亟亟於使其世子來朝乎好於我也好於我者

何人可無譏乎君使之非也子不幾諫亦非也曹伯老矣不重其子世子親矣不念其君危國亂家之道二百四十二年惟一曹世子則其成之曰來朝何命之者於朝受之者於廟矣

母弟母兄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公七年

齊終春秋志聘五盡於此乎曰否他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以書曰志聘也志諸侯之聘於此焉始志諸侯之聘曷爲於此焉始以志天子之聘於此焉始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諸侯之大夫來曰聘天子之大夫來亦曰聘若是班乎故辨之云爾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侯皇清經解卷三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之大夫來咸視此天王使凡伯來聘天子之大夫來咸視此云爾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辨等於齊而絕倫於晉不可不察天下之大教也孰往大夫如齊也曷爲不言大夫如齊不言公如京師則不言大夫如齊以爲常事焉爾公羊子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傳曰母親至而尊不至教親親也庶子爲侯必尊君母而親其母不以親親害尊尊亦不以尊尊害親親是用內和而家理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人情之至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桓公十四年

穀梁子曰來盟前定也則曷不盟于曹矣不欲曹人與乎此盟也爲私焉鄭伯使其弟親者也莊公之子多矣惟母弟之

爲戚私之中又有私焉明神其聽乎甚於要盟之不蠲矣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公十有七年

何以字賢也何賢乎蔡季其出以義其歸以仁不求爲後義也終兄弟之恩仁也以取貴乎春秋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一終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十四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 存與著

外辭第六

楚有四稱自本逮末無過曰子犯中國甚與中國並以至下者本之惡其僭名也人之在僖之篇齊桓同好內王貢也子之自成之身晉景不正楚討陳也襄昭往焉外之奈何夫子適焉謂諸夏何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楚子軫知大道矣楚一徐州之戎魯侯有膺王命曰征馴之則寧伯述是職惟在率服別生分類有虞盛德彼實近我職思其外莊僖以後葉翦流汰追戎濟西錄功在大戎二狄逼并冀侵茲充豫白狄在雍宣策初著別之以赤患其交互赤狄殲矣白狄來矣交剛大原皇清經解

卷言八十二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一

并之孩矣鮮虞所踞恒山之旁武衛不奮失其紀綱經世之志率彼陶唐狄三召平淮夷宣王征徐我之所職狼戾如茲國之人之徐固桀也及其子之徐竟滅也楚之稱子豈非劣也徐四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吳越印我實曰上邦伐鄰之寇行父懼亡范燮致伐底寧東方修而會吳謀之不臧究於黃池居圍卒荒吳五越能通名於越不能楚虔主盟挈而稱人靦然人面蠡也去之句踐不良聖人距之越六秦以伯見初非狄也禰聘之交俄一斥也任好不卒乃卒營也善及子孫三良殉也儕諸白狄桓無信也卒而不名匿嫡名也秦七振鷺爲客卽於東夷貶之者三志在扶微夏禮本矣禹德遠矣杞八子之稱爵已逮父之從楚已果從楚人之伐許國之小人無朋蠻貊不行鄭九陰敗

王師生居父爵晉之爲狄久矣因其甚而後加之傷之也辭人之君受人之臣委陳蔡而不恤恣荀范而不遏平公沒而晉益無君焉則不得有大夫焉國之也者無君無大夫之辭也書曰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哀哉晉乎猶在瀕死之凶人下乎晉十不逆詐不億不信來則名侵則人志其初之來以本之可以覺末州伯何事矣東夷十一三人可責皆不善也有指矣小國十二舒爲荆耦邑別則散眾散爲弱淮之衛中國者楚實制之矣聖人遠慮父母之國以邱墓之在曲阜也羣舒十三淮夷以楚虔書楚子長諸侯賤乃如斯見其賊而誅之淮夷十四周疆有戎區以別之或則邑焉或則姓焉實逼處此晉之咎也遂以媚晉又何求也曼氏子爵嘉赤名若是乎詳之以當楚子晉人而晉皇清經解

卷言八十二

莊侍郎春秋正辭

二

楚伏其罪不以外而忽之重人之死哀族之亡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騫乎兼容并包也山戎北戎譏遠畧也諸戎十五敗不言獲不語怪力書狄畧之書日詳之爲天下記異也長狄十六

楚

楚人伐鄭

僖公元年

楚人侵鄭

僖公二年

楚人伐鄭

僖公三年

楚何以稱人人僖之篇始人之也其稱人曷爲始於此論齊桓之功也四夷病中國莫楚若近也不自以爲天子臣桓公爲召陵之盟復職貢於周室焉來盟以定約束舉其臣之名且氏之列爲諸侯以承天子故於僖之篇始人之也君子以桓之與楚不踰節矣自時厥後雖犯中國不敢叛天子于是

乎楚恆稱人然不言楚子也春秋于病中國甚者辨其等也嚴而王制正無缺矣

冬楚人伐黃

僖公十年夏楚人滅黃僖公十年

滅不書伐以無救書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僖公十年五年

夷狄相敗何以書中國救之則亦中國也曷爲國徐而人楚楚人僖之篇始稱人也君子美桓公之功而嘆其服楚爲己僅皆于稱楚人乎見之徐始見則稱人今也國舉之辭若中國敗夷狄者然貶之也曷爲貶人敗而役于楚也貶之使不能若楚則役于楚見矣徐不役楚楚不能亡徐徐不戰楚楚且不能敗徐而敗焉而役焉徐之罪也則何以書徐近我者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解

三

魯實州之伯其叛服也我有慶讓焉不能率徐失舊職矣徐今茲役于楚則且爲楚而伐莒則楚且侵我而潰莒莒彌近我者也安危關我盛衰不能衛莒彌失職矣自僖而徐爲楚役及昭而徐且爲吳役吳與楚爭徐而吳卒滅徐于是乎我事楚且降而事吳事吳而吳且伐我楚侵我諱吳伐我則不諱據哀以錄乎僖諸侯次匡大夫救徐桓公之烈到於今受其賜不虛也然則爲州伯者宜奈何力能衛徐使不爲楚役則文王之法也雖伐徐以正之也可

冬楚人伐隨

僖公十年

隨者何微國也迫于楚不列於中國之會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楚人伐隨錄隨也隨去楚而從中國以見伐

故錄之云爾其言伐何隨不量力也則其錄之何隨小國也
小國恥受命于大國則盍師文王矣聖人所以歷七十二君
之廷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僖公二十有五年

楚稱子何其故爵也褒之與進之與曰非也杞貶而後子楚
伉而後子烏乎褒向州舉之今有爵則曰非進之何夔滅而
子楚強而亦子烏乎進然則州舉之而復稱爵何曰州舉之
者著其本聖人之所貶也子云者著其分也不得過是之辭
也不得過是之辭者以其僭王與曰雖侯伯不得而假焉

秋楚人圍江

文公三年秋楚人滅江

文公四年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解

四

滅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圍迫矣以僅救書也

楚子使椒來聘

文公九年

春秋憂後世後世習其讀而詢其繫此楚子也向楚世子商
臣也何若是乎其有君有大夫秦伯使術來聘賢穆公也吳
子使札來聘賢季子也楚子使椒來聘若是乎其同辭也其
同辭也美惡不嫌也春秋之爲美惡者不嫌至是止矣嫌則
教之信異辭而後信不嫌則教之疑同辭而後疑楚子使椒
來聘君子憂其不疑也魯之人不疑斯受之後之人不疑曰
胡不受之則是秦穆楚君而季子楚使也童昏且知其不可
夫受之之不可至如此非同辭莫能使疑莫能使疑則莫能
使覺憂其已乎辭受取子義之大閑也賢士潔其身賢君潔

其國善人至則榮之不肖入則恥之賓主之辭非所以接商臣也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沉儼然承其玉帛而廟受之牢禮委積膳獻饗食賓賜皆以中國之禮籍禮之商臣之不討非魯罪商臣之聘而不辭魯之君臣烏得以無罪楚雖強其主負不義于天下名其爲賊則無辭以用其衆也自城濮以來楚未能得志于中國權固不足以休戚我矣且邾莒之人以通楚使執小國且猶不受而況大國乎蜀之役襄昭之往助于受椒之聘而後至于也是也然則魯君臣宜奈何閉關而絕楚使焉可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文公十年

楚無大夫志殺其大夫不氏以犯中國志也楚有大夫志殺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莊侍郎春秋正辭

五

其大夫以氏以淫刑志也終不譏楚之專殺大夫者外楚也宜申不犯中國殺何以書以宜申之殺爲不可不志也宜申楚之微也商臣弑父與君而君子楚以商臣爲君則宜無大夫者也宜申何以得大夫于春秋以是爲楚之大夫而非商臣之大夫也宜申躬受再生之德于其故君志于讐商臣而謀討之其義固可以大夫于春秋矣然而商臣覺而殺之不克討賊而爲賊所誅不志則疑于成商臣之誅志之而後見其成宜申之討曰北面事之于茲十年矣復可以討乎曰可齊商人書其君罪齊人也楚虔書其君罪楚人也弑君者終爲賊而不可以爲君矣矧若商臣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躬爲大道乎其道以刑餘罪人爲皆得而殺之彼北面而事之

十年亦刑餘罪人之比爾胡爲其不可以討且宜申而令尹司馬也則討不可以待終日宜申非令尹司馬也則謀可以俟之十年十年謀之不得以齊人楚人論又不得以爲故君賊新君比惟商臣之子則不可以殺商臣爾故君者在廟在廟則可以行于廟中之子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諸侯絕則名楚子商臣何以不名商臣之絕于茲十年矣得一絕焉爾絕者不復屬其稱楚子何弑而代之者皆稱爵不稱爵則無以知其代之也何事知其代之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後世日毀聖人而疑天道然則何事知其代之也曰所以明天道而達王事也王者天之繼也王不討罪天誅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二

莊侍郞春秋正解

六

加焉而人不知猶之乎不誅爾天誅不若王誅之爲明也天下不可以一日無王者此之謂天道善人無祿不善人無誅而善以日勸不善以日戒終不遷其辭易其志天者人之性也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之謂王事夫不使人知其代之以不利沮天下之惡也不利果不足以沮天下之惡雖以死懼之而民不畏然則亂臣必誅賊子必誅治之末也非春秋之所貴春秋卽天下之人之心而明示以不義卽天下之人之心而衆著之以義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以不義賂之天下而途之人莫之從也爲人子者冠以著代昏授之室必將敬且哀焉莫敢以爲利苟以爲利則弑之端也春秋使人知其代之者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大惡之端恆于斯而絕之早也蔡

侯何以無貶以爵楚子則不入蔡侯也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不待貶絕而惡見矣諸侯何以不書春秋之外楚也會孟則先宋而爵圍宋則主諸侯而人未嘗爵楚而又先之也厥貉爵楚且先楚則不可不奪其諸侯之辭也然則何以見其有諸侯春秋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楚外之外也雖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書楚之次不書而書次非次也會也會之而言次微之也然則何以削諸侯而獨著蔡侯蔡驟畔中國而堅于親楚新城之盟不至甲午之卒不赴以蔡爲楚之徒也其爲楚之徒奈何春秋有世子弑君楚商臣蔡般相望于八十四年之策書若接跡然實斯侯之孫且曾孫也乃其曾祖王父與商臣比肩而立矣夫楚之爲楚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蔡實親而習焉久而不知與之化矣禍卒見于固與般之世而蔡人安之若不知亦與之化矣則商臣之孽中於蔡深也弟子習春秋之讀而約其修辭之法般之書弑旣書蔡侯者三先之者惟楚子商臣之書弑旣書楚子者三偶之者惟蔡侯已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爲人之祖若父莫不欲其子孫之仁且孝欲其子孫之仁且孝必以中國之法爲其家法蔡惟楚是親則惟楚是師于是乎其家果與楚同禍而親楚猶若楚親之猶若俄而殺之國滅矣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以爲天下諸侯之國未嘗有如蔡者也

春楚子伐麋

文公十有一年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七

麋者何近楚之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自楚言之其屬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楚子伐麋何以書麋子逃厥貉之會者也逃厥貉之會者可以合之於中國矣以此爲夷狄伐中國志之云爾楚何以稱子見麋子之以楚子逃也大矣哉麋猶知以楚子逃乎

戎

春公會戎于潛

隱公二年

淮夷實禹貢徐州之域徐戎之云魯公所征茲戎無所繫在徐不疑焉伐凡伯矣侵曹矣此皆戎也周公魯公之世吾與戎未有會也役之而已公會戎於潛何以書謹侯度也抑之

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八

戒戎作用別蠻方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建牧立監天子之守臣也善者牽服之其次戒之剔之公之惇德何若允元何若邦有任人難之何若車馬之政弓矢戎兵之器百官總己以聽冢卿踰期年矣撥亂之志有可觀乎否乎否而爲會恃外危可而爲會動悔亦危危之云者欲公修魯公之法而謹諸侯之度也實逼處此度外置之治內治外之謂何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僖之篇盟乃有楚哀之篇盟卒不及吳會戎矣卽復書盟戎何病之也病其不終歲而再與接也易曰見惡人无咎見之而亟於邪與宋焉得无咎則何以不諱其與之盟居有近遠

交有新故患有小大差以別之制御之道在其中矣修政如文王則事昆夷爲仁人之保天下盟又何病君不舉旣廢之小雅而復行之六月采芑不爲無病矣況與之盟乎凡伯之伐在隱之篇大邦維屏之謂何日以謹之病之也及內及外也不使戎爲志乎此盟也則豈不以其來接於我而許之乎邾乎宿乎將滕薛乎而許其接於我乎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孰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邱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皇清經解卷三百六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九
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公及戎盟于唐桓公二年

誣彼戎人猶以是爲修先君之好乎旣成宋亂無所還忌詩曰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孛于中國覃及鬼方況戎之邇我者乎唐也會不易其地得毋有動其心者

冬公至自唐

公至自此始越之盟稷之會不致也獨致唐之盟豈其以飲至致者危之也桓會皆月旣莫不危之矣迨唐而後致果其危之則如愛之者然非愛也公所欲爲無不從志舍爵策勳必于宗廟明神弗蠲伊可畏也十有八年好會他無致者兵

行惟致伐鄭危其出不危其復出則不可容於天下復則不可容於魯國可畏哉先君之禫禫時也

狄

狄滅溫溫子奔衛

見天子辭

徐

楚人敗徐于瑁林

見前

秦

晉人秦人圍鄭

僖公三十年

此晉侯秦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也鄭無禮于晉前與之同於王庭矣今而圍之是匿怨也且是師也以治始以亂終其與幾何君子以爲是晉人秦人圍鄭而已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義

十

秦人入郟

文公五年

郟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秦人入郟以秦人之好兵爲見乎此故謹而志之春秋之法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愛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舍用兵則君無所令臣無所職民無所習春秋之所甚惡也于秦楚吳越見之矣春秋詳楚要吳越而微見秦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志秦也罕矣自入滑以來六歲而志兵者七焉何其詳也可謂亟矣然而秦之爲志于好兵未見也則以爲晉實使然今茲入郟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向也入滑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秦人好用兵而先其端于天下于入郟然後見之也君子刪詩以

知天下之風而察其自諸侯之民其近兵而習之未有如秦者也于穆公康公之交而無衣之篇作則其志入郟之時也春秋表微夫滑也郟也非秦所以通道于東諸侯者乎苟有桓文之君則知所以示權于中國矣而況王者兼國二十湖地千里皆于是乎見之而猶未止也遠矣哉

小國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公十有五年

鄉曰邾儀父今日邾人不貴邾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邾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固曰朝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二

莊侍郎春秋正解

七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禁暴辭第七

亡國之墟有數可爲悼懼厲王大壞靡國不泯宣王中興勞來還定檜之將亡傷天下之無王春秋制義以繼王迹覆宗絕祀曷勝書滅先內自克治齊爲桀桓公之初不滅其慝荆楚殘虐大半不錄據近以書猶溢策贖吳復踵焉幾及上國嗚呼有哀國步斯頻宗盟相食痛絕衛文姜異芊庶盍釋舊聞曲沃兼翼狼戾無親焦霍韓楊又奚足云衆噬偪陽聖心不滅憑弱犯寡曷謂安疆狄戎哀之矧在冠裳夔庸識之況近我邦定哀之間小國卒亡滅爲善辭惟賤伯陽亂姓曰滅悲乎鄙人貶在吳下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一

賤其敗倫滅國一紀侯大去小人不加君子州公不復不能效死梁實魚爛土功一端孰非自取不仁甚焉國亡二不知其所以失因其來而著之曷謂之朝待之以初失地三遷取王封倍畔當誅矧滅國邪不可不察稱師暴也稱人賤也遷國邑四自非二伯則曰盜兵日入惡重目君若臣鄭尙有檢吳不比人先伐起之責主怨客忘其聞修遺人以獲齊賊不誅獨表入郛楚討則子貪乃畧諸封陳退師誰當控扶入國邑五圍必恃眾甚且久師圍邑邑殘圍國國糜圍小暴矣圍大勞矣伐國圍邑忿且驕矣圍國邑六王者受命命歸侵邑是曰經畧封疆以帖牟婁疾始長葛伏法伐國取邑七力屈曰降威加曰降之造謀如紀終盡降鄣四十餘年齊惡已詳矣待季世乃識姜亡七病三

艾不畜不得自以爲彊此可心惻降國邑人爭逆德也兵爭之末戰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還識古覺焉聖人之心不寧惟是仁而已矣仁爲讓本以仁去利讓爲禮本以讓去爭禮爲國本以禮去兵苟不務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亡之道也姑毋言去兵姑教以不戰療不仁之甚爲不仁之瘳春秋志戰錄內從外曰盍姑無首惡必以日識之曰一日惡成沒世不贖北棄秦晉南絕吳楚冠帶之倫廢文任武卒乎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春秋樂道堯舜之道糜爛其民而戰之不可同世立錄之將何說論語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告以不善變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讓爭利害則必戰爭是非則亦必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及其大迷並有爭心天之與人誣曰交勝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斯嗜殺人者之說矣戰九敵者言戰字曰敗也不曰戰也不敵也彼相敗也常不書而要吳與越也敗十詐戰則晉愈於戎者有幾然猶不言取彼戰也畧言敗不日著詐戰則日詳畧畧輕義之別也詐戰十一覆師甚於詐戰彼以禽獸擬人而取之實以自陷於禽獸則不忍目其日也聖人之辭信如此哉然而不削以人道哀之也覆師十二齊有還詩可以知微諸夏之君輕死爲勇未有如齊侯者也前則商人後則莊公抽劍斷鞅誰昔然矣襲十三春秋有不忍書亂男女之別其殃如郇逆父子之倫其殃如蔡則不忍不書也用之者有常無赦

無所容於天下用人十四般非侯因虔以侯般必名并虔以名
因其殺人而殺逆之罪著居罪不若虔之甚戎曼子不名異之
於般則般實禽也不死社稷哀哉沈子以歸者公孫姓殺之者
蔡之君其曷以終焉專殺諸侯十五邢亡國也諱之曰遷善齊
桓也衛新國也偏而又遷惡晉文也許頻四遷靡不備書因楚
以國楚之善也蔡惟一遷身弑國亡吳之惡也以吳子戰使蔡
首惡也國遷十六存亡繼絕古今通義許叔紀季字以善之蔡
侯陳侯爵以成之取須句未盡善也歸邾子喜改過也善未盡
書復取以見前之可善能改過目報之以而告之以其過復國
存祀十七

滅國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莊傳耶春秋正辭

三

夏齊人殲于遂

莊公十有七年

王法殺人者死志乎殺則重以智計殺人則彌重遂人饗齊
成醉而殺之殺之重者也而以齊人自殲爲文義遂之人而
以爲無罪也齊之君不得討死者子孫不得讐調人有明法
焉王者遷遂人而定其居雖然上無天子遂之餘民靡子遺
矣皆爲遂之社稷宗廟死也以齊人自殲爲文彊遂人之義
而立之也何謂彊遂人之義而立之國之存亡猶人之死生
也齊人滅遂以遂人爲齊人盡齊人也則遂之名亡矣聖人
正以王者之法諸侯擅滅國則誅于齊桓公以功覆過爲之
諱滅項其未有功滅譚遂仍誅文不諱雖曰齊之滅之終不
可以爲齊之有之地從主人一邑且然公羊子曰若楚王之

妻媮無時焉可也夫必有齊人之實乃命以齊人之名苟有
遂人之實則不可被以齊人之名必命以遂人之名矣春秋
別之曰齊人自遂人言之也其死者實齊人其致之死者實
遂人遂人以謀殺齊人至于盡齊之君臣固以爲遂人殺之
且以爲旣柔服於齊之齊人而謀殺人以盡之正其獄之名
告於諸侯君子作春秋以自殲爲文豈曰死者自取乎罪齊
侯自殺其民也夫齊人王嘉師也齊桓前有擅滅國之罪後
有殃民之罪齊臣之主其役者有陷君于大惡之罪約其文
曰齊人殲于遂而遂人之名立矣名立則義立義立而遂人
皆殺人而義者也死者之子孫不得讐也王者誅滅遂之齊
人以謝遂人誅殃民之君若臣以謝齊人不學春秋蒙首惡
之名不可解陷死罪之名不可掩故曰禮義之大宗也所以
禁於未然之前也義德容德一以貫之矣

夏滅項

僖公十
有七年

桓公之事以滅項終乎爲桓公諱滅項則滅項惡矣滅譚遂
不諱而諱滅項則桓公善矣凡諱必皆誅絕之罪也以功覆
過王者有八議焉凡譏也貶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察其所
譏堯舜之道存焉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聖人之志也

殺陳孔奭

昭公
八年

何以不言大夫大夫國體也君死國亡則何大夫之有國君
死社稷大夫死衆正也殺陳孔奭則死之也何以曰小人使
殺君子不予死也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辭

四

可辱以孔奭爲有愧乎斯言矣然則何言乎殺陳孔奭滅者亡國之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以孔奭爲圖國忘死者教則愧以孔奭爲忘君事讐者戒則僂見陳之國亡而存者尚有人也先王之善建侯貞于不拔焉已矣

國七

冬州公如曹

桓公五年

州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諸侯入爲三公以國繫官內曰采外曰國一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未如曹也去其國之辭也言如曹以本其意曷爲本其意蓋先有所滅否焉

春正月寔來

桓公六年

適我爲寄公不復其國也寔不如曹而適我故曰寔來魯望皇清經解卷三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義
五
國也曹小國也託身焉爾何暇論主人之臧否乎哀之不責也是三公也夫寔得名之

失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爲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八國邑

夏五月莒人入向

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昔我東偏之國也向我南偏之微國也秉州伯之教爲天子奮武衛莒人入向我不克柔遠能邇見矣莒有夷俗曷不以國目之春秋之道宏矣夫不以近於我乎向亦卒亡而不書也書取之莒以見之

秋衛師入郕

隱公五年

入爲寇之重者也稱師重之也書時畧輕月詳之日則彌詳之傷害之淺深具矣受兵者無譏乎郕小國也衛大國也暴小寡之罪大則致寇之罪薄矣郕之爲國宗盟也且我之同州也衛旣暴蔑之我必槁贈之是以志諸春秋鴻雁所爲作皇清經解卷三音三莊侍郎春秋正解

六

也小雅非其人必有以易之春秋何獨不然

秋宋人衛人入鄭

隱公十年

戕敗人者適以自戕而自敗逾時已反乎爾矣不日且不月酷未甚也人之賤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稱人賤之也日入虐甚矣郕微國也六年之中一殘於衛再虐於齊鄭聖人猶幸我之不與焉鄭無欲於郕以是爲齊志也入鄭伐戴則先宋伐宋人郕則先齊釋怨鳩民之語焉在目翬帥師餘則皆畧而人之必斥鄭伯內且不爲公諱詐戰覆師斯獲罪於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隱公十一年

鄭與許偪幾於不並立曷言乎公及齊俟鄭伯入許償取部
取防之德於鄭者公之志也兵莫憚於志竭其力享其實者
次之日人許之社稷殆不血食矣

秦人人郟

見外辭

伐國取邑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公四年

春秋之始曷爲先治取邑聖人爲政內修七教外行三至期
月已可三年有成則凡二百一十國以爲州悉明於天子之
禁焉魯州伯也莒州屬也有鄙桀心入向不忌伐杞取牟婁
不忌我可以自省而強於政治否乎於茲四年鄰國不知有
方伯存曷以正天子之封疆而遏亂畧哉疾始取邑彼介疾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一莊侍郎春秋正辭
而不知懼且以爲固然從而效之王迹熄矣嘉客敦矣其尙
知疾哉春秋不志內之取邑於杞諱之也

冬宋人取長葛

隱公六年

公羊子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言乎取邑之久宋
虐用其民陵暴人之邑踰年而卒逞其欲宋之將是師者服
上刑而其君爲大不仁矣鄭不恤守死之臣若民莫之扞而
棄之亦不得以無罪且長葛之效死於邑法所宜錄其不得
已而服於宋者法所不當罪是以言乎取邑之久也王制備
矣

圍國邑

宋人伐鄭圍長葛

隱公五年

伐國不言圍邑惡鈞者從一斷之圍長葛則何以書將言取邑先言圍邑也曷爲先言圍邑而後言取邑一役而期歲也會莫之救恤乎主人安在矣

晉人秦人圍鄭

見外辭

戰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

桓公十三年

孰爲是戰紀先鄭齊先宋先者爲之也不地孰主我也非紀乎兵加于紀而我救之則義也義何以不地以其不地知其伐我也我爲主則紀何以爲是戰齊紀深讐也宋鄭之怨微不挾紀齊不怒我有紀然後成乎戰然則四國何以伐我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辭

八

黨鄭而隙宋是役也以宋鄭召兵以齊紀成戰輕用民死爲人而已曰會奪內之爲主而從外也衛何以侯以衛朔爲不子矣大夫惡之國人賤之芑蘭所爲作也其詩曰能不我知是之不知而何知乎以衛朔爲不子矣古之爲師也必善致民志也上輕用其民而民亦弗能死敗績云者自敗也則誅其民乎唯王者實能誅之而無所用誅王道廢則不可勝誅而誅廢誅而不解變乃起矣戰稱侯稱公稱人敗則皆稱師重師也傷其長國家而輕害所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成公二年

何用見其侯獲與以臣敵君又驕臣而抑君乎曰絕齊侯所以誅御克也御克逞志于諸侯而不誅則晉其狄矣若猶未

之狄也則不可以不奉王法是故與晉爲善者不可以不誅
卻克則何以絕齊侯著卻克之罪而後誅之且使齊侯奉王
法也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身可辱也君與國爲體不可辱也
是故奔而歸者皆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獲而歸者皆絕之
不能其家人不能其國人王法之所廢也不廢則謂之僭重
不免於罪輕亦無解于不肖不肖不可以治賢王法之所黜
也不黜則謂之闇不能治其國而至於戰不能治其軍而致
於敗在國曰侯在軍曰將天子命之而守臣之節也不死其
節辱王命廢且有罪不廢則謂之縱僭也闇也縱也非所以
式序諸侯也春秋謹王法千乘之國不重于王法天子改立
齊君而頃公終身不入齊國諸侯之國安而三軍之心壹矣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解

九

覆師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隱公十年秋

是遷戮也實速禍矣戴微國也蔡人胡爲乎於斯爭尋常以
盡其民爲人牧者類如是乎人之賤之也曷言乎伐取之覆
而盡之也稱鄭伯服上刑者匪他人鄭伯也

用人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僖公十年有九年

邾何以稱人貶用人猶待貶乎不必誅乎必誅也必誅者固
人之執虞公鄆子何以不名國亡則名據秦世子有國不亡則不
名何以不名告喪者辭也順其辭以詔復雙旻之義其子若臣
不可使鄆一日姑存於天下宋人王是盟則宋人實使之而

蔽罪於邾宋人因邾人實造殺人之意而後使之且邾非鄙
邑豈曰受宋令而殺之哉然則鄆子無惡乎兵敗國亡身奔
走咸不得謂之無惡也信乎無惡則隱之而不書曰春秋有
不忍書用人所不忍也而書之則將有所大不忍者乎著有
夷狄行者必及其身而人道必始于別男女也所不忍者一
人所大不忍者天下萬世之人

國遷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僖公三十
有一年

齊桓之救衛衛文之治國所以錄之詩也曹之卒章傷天下
之無伯故重耳已不足錄矣況其下乎

復國存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辭

十

許叔入于許

桓公十
有五年

入者何篡辭也其曰許叔非篡辭也復國也復國則何以書
入難也何難乎爾無王命與曰可復而復復而後請命以列
于諸侯存亡國繼絕世此順之實也陳蔡復歸不待王命春
秋無奪辭天下歸仁焉又何奪乎許叔然則何難乎爾曰許
不爲許於茲十有五年矣入而後爲許也陳蔡入而後爲許
者五廟僅存而社稷已不血食也陳蔡言滅則書歸以爲非
楚所能滅也入許不言滅矣則書曰許叔入於許莫宜於許
叔是以褒之誅鄭伯之專取王封而告許之臣若子致役于
社稷夙興夜處以求復之十五年毋可一日忘之而今日終
其志也故難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昭公十三年

侯之則不名名者失地之君也蔡侯陳侯未嘗以侯接於諸侯於是始侯也則謂之失地之君何曰先王之所侯也其侯無絕非楚之所能滅也雖滅之適以自納于誅其國未嘗不存其子孫未嘗不侯非楚之所能滅則非楚之所能侯也汝以楚爲制陳蔡存亡之命乎君子脩春秋曰楚曷嘗復陳蔡哉陳蔡之人自復也以棄疾言則度爲君以陳蔡言則度君父之讐也陳人蔡人不可一日爲楚人此一役也凡楚人無能解于弑君之罪而凡陳人蔡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楚焉得人陳蔡之人而不國其國不君其君哉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先王之命而實陳蔡之人之義也獲其義矣豈曰爲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辭

十一

名

左傳陳蔡欲爲名

二君在楚不謂之失地之君而何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則歸而後告焉可也歸者願辭也噫棄疾之無信也鄭不反其雙櫟而陳蔡復其國君子以自復之辭斷之不信者不得盡其辭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四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誅亂辭弟八

毀則爲賊辭必閱實被之空言曷謂天罰晉有良史書法不隱宋不告賊斷獄彌謹卿乃黨賊賊乃據國稱國甚惡何問小大世界子非人何殊內外賤窮諸盜閹醜其刑敢以疾赴諸侯聾聵駟駢執政趙盾比也楚虔蔡般名同棄也復見起問書葬哀世察獄所歸享其利也未相君臣通一例也以亂治亂禁不許也力能討之功必錄也討而縱賊罪其所由畏而奉之并罪諸侯奔而受焉謂之掩賊非賊之徒則不言出及其大夫惟取一節匪以爲賢其死可卹自外曰戕舉國讐之並列於會庶人尤之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一

史不書賊其罪殺之聖人作經以治有司弒一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謂之篡父命尊矣臣子一例君命其臣皆謂之子繼子如繼君君命在是子自外如在國君以國爲體繼體則皆爲之後是故無父命曰篡無君命曰篡不爲之後曰篡昆弟爭國曰篡因賊臣曰篡殺君之子曰篡雖討賊亦曰篡討賊正而大夫專立之曰篡出奔而復入曰篡皆大故也苟無故焉不類見天子乃徵見之因事則見之宋桓魯僖僅得免焉篡二天子廢之奔不卽罪誅絕三出而歸者絕之於其國而不誅也盜國然後誅諸侯出入四罪不請命順者不納納者不順善其弗克曰衛世子婉而不絕不順之實亦無隱焉納子五諭教可不蚤乎不惟恩之禍如此乎鍼如一君未若段甚秦伯有母不犯王禁逐

世子母弟六父者子之天順命孰若此子子君父也非有誅絕
也不可解之惡成處心積慮倉卒之變同一實也待其終而後
異之殺世子七屢殺君世子是謂國無主墓門作諷初亡以此
殺君世子八大夫國體內曰專殺外曰淫刑辭同事異以事見
之殺大夫九放頗近古稱國其亂小稱人其亂大放大夫十鄭
賦清人則不言奔有賢不安曹宋無君齊曰崔氏世卿亂本意
諸表官死位自混出不再入亂在出也出而更歸歸有指也逃
軍不出賁軍乃出輕重白矣會不少須出入已速恃晉之力遂
不碌碌奔固可怒何不自竹營國不道戎首接跡大夫奔十一
不志出者嘉其歸矣曹無赤者則大夫也既出既歸必有自焉
苟非大國莫或致焉國所不容納甚戾焉大夫歸十二初僅在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義

二

邑繼乃在國速以日計久且歲計衆莫如辰易莫如鞅志在求
食書名乃章會則爲諱善由子臧通濫之義術宜有地叛人十
三攻難之士賤之曰盜厚養死士此幾先兆陳遂以亡是謂諸
侯之孽莫之傳者微言固不識也盜十四

弑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隱公四年
春二月

曷爲不稱公子絕也子程子曰古者公族死刑則無服況弑
君乎故絕之也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則其絕之何正大法
也春秋據亂而作弑君之獄始于此斥州吁書賊辭也以國
氏當國也目其君完名之曰首惡以正其本是謂王者治諸
侯之法於異邦則其辭顯于邦賊則其辭隱不忍以首惡歸

之君更謂臣子之義亂臣賊子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春秋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苟罪惡不見必有辭以誅之自宋人弑其君杵臼始矣

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

四年夏

首惡在衛則其先宋何誅賊黨也誅之則其稱爵何正其名以惡之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不稱公子因其可誅而誅之翬國賊也而黨賊故曰可誅師衆稱師此其稱帥師何志專兵也再舉四國再伐也宋乞師不書蔽罪于翬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當國者賊在外則地於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予陳人之得賊也予之討則不曰執之不以石碯主之人得討之之辭也必告諸天子乎周有常刑命之久矣其月何詳之也詳之何也正乎討也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

不當國督曷爲以國氏春秋之始大夫微也微則奚自以弑君與夷失君道矣君臣位相絕則不言及春秋以君及大夫者三尙其從君死也公羊子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前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字之王者之成法封其子以附庸繫月於王而不闕以見之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

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不責之以備也治政安君他日論也春秋曷爲尙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於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仇牧也若左氏所傳則孔父危其身以及其君而春秋誣矣獲罪聖人者傳左邱氏者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大罪則絕其曰公侯伯何義不爲公諱而公爲志焉則無爲貶諸侯也其不曰及著同惡也春秋誅亂賊明白未有如此辭者也自州吁伏罪以迄於茲內則桓也外則督也不誅而享之矣君子於內必志而晦於外則懲惡而已矣督之亂獄不可同于衆罪之辭著其始以律其後書曰公會齊侯陳侯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四

鄭伯于稷以成宋亂顯其誅也他皆比類以從事謂之士之

八成在九刑不忘

夏四月取郟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

見內辭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

諸兒戕魯侯抗王命鳥獸之行惡加于萬民罪乃應誅絕焉其目無知以弑何無知居臣子之節可以義去不可以利處况敢以利奪乎是賊而已矣不稱公孫絕也

春齊人殺無知

莊公九年

孰殺之雍廩殺之雍廩以報其虐其以討賊之辭予之何不逆詐廢正法也不地在內也不月畧之也畧之何也以爲未足乎討也未足乎討而亟予之人得討之之義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此書弑矣義不為隱日葬惡內也賊討可以葬國讐則我不可以會葬其日謹之也此書弑矣而何隱之有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撻及其大夫仇牧莊公十有二年

不稱族絕也及仇牧何以書公羊子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

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賊不復見萬何以書出奔惡受賊也宋卒討之不書蔽罪于陳也然則何以不書葬以不書討故不書葬畧輕以明重也以宋之臣子功不足乎揚而亦不逮乎絕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僖公九年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五

不月不正也公羊子曰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之君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僖公十年

國人不子則國人亦不君也其稱君何里克之君也里克中立以成其謀及荀息何以書公羊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日不正也息輔不正信非所信則其稱及何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克始不去族大夫強也弑君而眾安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夏

公羊子曰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殺之矣其曰惠公之大夫何奚齊卓子之弑也夷吾

有利心焉安受其實而詭其名是與于亂賊之甚者也目其大夫歸獄于夷吾也奚子卓子以孽代宗夷吾以王命立乎其位則歸獄焉何也已忘其君父以千乘爲利因賊臣而立焉雖有王命是亦篡也篡有所見則不書人以全王命也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僖公十有一年

鄭父名也里克之黨也稱其大夫何惠公之大夫也賊討何不以書葬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故不書葬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文公元年

楚無大夫言世子何盡其親也不言其父言其君盡其尊也盡其尊親之辭以誅亂賊也楚卒未志其志頹何世子弑君

不可以楚不志也其日何盡其辭也

本何休及陳氏後傳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解

六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文公十有四年秋九月

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弑也其以重言之何也弑而代之稱公子公子強也不日未成君也未成君而目其君故不日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文公十有五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欲討齊而不能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公十有六年

稱人以弑舉衆之辭則罪曷在曰在嗣君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告也不以賊告非稱人則不知其罪之在也曷爲不書及蕩意諸徒死也其以爲徒死何也受賊言矣苟息何以書及弑一君復立一君權盡力竭而後斃非東

手者也是以及荀息也夫亦非賢之也大國何以不日君知禍而不克避也

諸侯會于扈

文公十有七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不能討賊也黨賊則序不能討則不序序以爲誅不序以爲貶伐宋者大夫也則曷爲貶諸侯不以權與大夫也貶諸侯而罪其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文公十有八年

賊不復見稱其君商人何罪齊人而惡諸侯也弑不稱盜罪商人也其日商人之罪則見矣不嫌也

莒弑其君庶其

文公十有八年

稱國以弑何微國也此世子弑君也曷不稱世子非世子也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解

七

曷不盡其尊親之辭庶子不得體君也不書賊則罪曷在曰此大變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則不盡其辭微之也狄之也曰莒僕而不稱其父則是國人僕也稱國以弑則可國人僕則不可故微之也狄之也必求其罪之在有司之法也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法可窮春秋之道則不窮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宣公二年

傳曰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史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君子修春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故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不討賊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

之至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宣公四年

謀弑君者公子宋也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宋有無君之心於歸生乎謀先將而誅焉歸生之職也不誅而聽焉則賊由歸

生而已矣本胡氏陳氏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六年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免盾之罪辭與曰非也不復見辭與親弑者同討賊之義隱矣非晉大夫侵伐未有書名者書衛

孫免何見晉趙盾則不得人衛孫免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宣公十年五月

徵舒不强也曷為不去族著其族也或曰是亦其君有罪焉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入

曰何必陳靈公凡弑君皆然許世子止不嘗藥累及許君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曰春秋誅亂賊亦非其君父乎曰康誥曰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因司寇所詰也春秋天子之事也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徵舒絕矣靈公不得為無罪也著其族著靈公所由弑也

秋晉侯會狄于欒宣公十一年

外會不書晉侯會狄何以書病晉也其病晉何也病不討賊也病晉則其稱晉侯何稱晉侯以會狄所以病晉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中國有亂獄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正而楚人能之故子之也此入而殺也則先書殺陳夏徵舒何不以入陳累討賊也其月何以是爲討之正也

春葬陳靈公

宣公十年有二年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此不月何僅可以葬也討此賊者非臣子也則不能之甚也公羊子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成公十年有八年正月

稱國以弑則罪曷在曰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赴也曷不稱人而稱國不舉衆也以異于梓白也其日何皇清經解卷言八十四莊侍郎春秋正辭

九

詳之也周不書人義不繫乎入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襄公七年冬十有二月

鄭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公子驪弑之曷爲不言弑以疾赴也以疾赴則曷爲遂言之爲中國諱也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宋公佐卒于曲棘不著其事此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隱之也取卒之名而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以如會卒則曷爲爲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以疾赴則從史也非諱也其曰諱何也辭繁而不殺非徒從者也著其事而後卒之故曰爲中國諱也諱則如賊不可知何曰不諱則如所不能知何始之書賊也去其族去

其族而後有不去其族不去其族而後有稱人有稱人而後有稱國有稱國而後有書卒因其赴而爲之諱也而後有不承其赴而爲之諱者稱世子盡其尊親之辭也書闕書盜賤乎賤者也有司之法不失賊而已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然則有司安所詰與安受其實則在嗣君志不討賊則在正卿主其名受其賊則在王者史不書賊則并在史官如是而已矣史有司也春秋治有司者也以史法議春秋是以臣之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而禁其辟也

夏葬鄭僖公

襄公八年

其不月不能乎葬也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莊侍郎春秋正辭

十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襄公二十五年

此諸侯伐齊也不書不子伐也曷爲不子伐齊崔杼弑君諸侯伐齊是討賊也修怨而伐君弑而舍書伐則疑于討賊故不子伐也諸侯盟于扈不序不能乎討也此何以序非不討而已則何以無貶大夫恆稱人則貶諸侯大夫貶而後稱人則不可以人諸侯也正名而已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與盟曷爲不見齊不使齊得同乎此盟也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襄公二十六年

公子瑕不成君此成剽之君何重甯喜之弑也剽不正其日

何也剽以辛卯弑衍以甲午復其日見以弑復也衍復正則其以重言之何剽爲宗廟社稷主殪也喜也北面而臣事之臣剽而貳衍奉衍以辭剽之爲君書曰弑其君言罪之在喜也

晉人執衛甯喜

執大夫有罪則不書其執執者不宜執也此有罪何以不宜執不宜其罪執之也不以罪甯喜晉人乃不免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襄公二十有七年夏

此復正也曷爲以弑君之獄歸焉喜爲衍而弑也衍剽之君也剽非衍之君則歸獄焉何也以王法絕之也衍由林父出出十二年而衛民莫之思諸侯莫之納由不仁也卒以入者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士

弑君也君子以是爲匹夫也不以弑君之罪罪喜者歸獄于衍也然則剽無惡與曰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叛林父人趙武向戍而剽之獄具矣

冬齊慶封來奔

襄公二十有八年

此受賊也目言之何微內惡也受人之賊則以微言之何慶封之爲齊大夫也久矣可以言來聘則可以言來奔景公之大夫也而不以其罪逐之也

闞弑吳子餘祭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不日畧之也公羊子曰闞門者也不稱名姓闞不得齊于人

不稱其君闞不得君其君也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

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襄公三十年

不日何也不盡其辭也既盡其尊親之辭矣不日何也夷狄則盡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同而異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胡氏以爲徧刺天下之諸侯也天下諸侯至是而無以討賊措其心者矣不書葬無臣子也無臣子而書葬天下諸侯皆無臣子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言宋災故何言故非其故也宋其姬葬蔡景公亦葬宋災則爲之變世子弑君則無變至是而天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四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下諸侯無以討賊措其心者言故非其故也惡之也大夫不名貶曷爲貶大夫權在大夫也以天下諸侯爲皆無臣子也內大夫不書大惡諱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襄公三十一年

此庶子弑其君也則舉衆言之何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則展輿如國人也君子以爲不可其曰人可見展輿之有徒衆也

秋莒展輿出奔吳

昭公元年

此踰年矣不稱莒子賊也何用見其賊也不奔去疾而奔展輿蔽罪于吳也知其賊則何以不書賊庶子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寧不盡其辭也莒僕不言來奔未成乎受賊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楚人弑其君也何以書卒爲中國諱也楚圍弑君則曷爲
爲中國諱圍反中國會則弑其君立乎位則舉中國往會之
我又朝焉弑君之賊未有如虔者也天下大故公行國之
大事不可以莫之志也虔主中國會不可以莫之諱也諱麇
之弑存中國也然則何用見其弑也慶封也般也虔也春秋
辭一也見虔之爲賊也辭從主人則麇不成子也卒何以書
成麇之子書麇之卒見以故卒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君弑雖不書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此何以書已不繫君
之存亡有間位之心焉无所容而出罪之也辭不殆于賊乎
賊不以爲類君子曰類也

皇清經解

卷言全河

莊侍郎春秋正解

三

執齊慶封殺之

昭公四年

殺有罪則不言執此言執殺之何不子討也諸侯在是而辭
主乎楚子何也雖諸侯不予討也役乎賊也殺齊慶封何以
書慶封之賤而書不貴楚虔而賤齊慶封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昭公十有一年

般名虔何以名般之賊已著虔之賊未著一施之然後著非
以其誘中國與曰非也雖不以誘不利其國虔固不得討也
般之名棄之也虔亦名并棄之也杞用夷禮則夷之會般也
而中國之與春秋之討賊也正名而已矣我無加損焉名窮
於不可正加一辭焉而弑君之賊無所容於天下萬世故曰
法可窮春秋之義則不窮其日何謹之也其地何謹之也以

別於討賊之辭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子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不立則其曰世子何般可絕蔡不可絕嫌絕蔡故不去世子世子者與祖爲體然則得有蔡乎曰卒有蔡者其子也存蔡故曰世子般絕則子不得而有蔡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昭公十有三年

穀梁子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比不弑也此見以比之歸弑也此因人亂而爲之主故加弑焉于乾谿令行於乾谿矣虔立則比出比反則虔弑比未始以臣事虔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十四

也其以君比何比有利心焉出則不聞正虔之罪也反則有間于虔之位也因亂臣以自立是亦虔之亂臣也不日畧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不稱人以殺不子討也比何以稱公子不成爲君也不去公子罪棄疾也曷不并削之著以公子爭也非免比之罪辭與曰比立乎位矣非虛加之也又何以免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也生死無所容于天地則何以書葬曰葬生者事也般也誅廬不可以有蔡廬也有蔡則孫不可以不葬其祖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不咨于禮不詢于衆廬于是有蔡于是葬靈公絕靈公者不得不絕廬書靈公之葬明廬之不得有蔡也然

則成之爲蔡侯而曰歸何也中國不能存蔡蔡復存舍廬則莫主蔡是蔡絕也蔡不可絕故過而予之也春秋有過辭乎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春秋之過虞帝之過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昭公十年有九年

其日何盡其辭也中國不盡其辭則何以日止不弑也以異於蔡般也止出奔不書不使同於親弑者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譏子道之不盡也然則爲止宜奈何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然則何以書葬免止之罪辭與曰非也不書葬辭與直弑者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五

同嘗藥之義隱矣止不嘗藥累及許君非虛加之也則何以

免焉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昭公二十有七年

其曰吳夷也不日以異於晉也

薛弑其君比

定公十年有三年冬

其曰薛微國也薛無大夫也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哀公四年

何以稱盜非大夫也翩非有徒衆也卒起而蔡侯弑焉不終日而討之公孫也則盜而已矣以至賤而加之蔡侯蔡侯不戒也討之不書賤盜也其日何異蔡于吳異君子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君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辰書奔與乎故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討賊也何以稱大夫不予討也曷爲不予不均也辰也出而姓也霍也死故曰不均不言及不以姓及霍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以書葬刑雖不均罪有所歸矣不使蔡爲無臣子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哀公六年

此陽生殺之曷爲加弑于陳乞荼陳乞之君也陽生正荼不正陳乞以景之亂命而君之卒召陽生荼其不死乎殺荼者乞也陽生受其位而獄不歸焉何也曰陳乞欲亂齊而有之陽生寄也敝罪于陳乞而亂臣之情得矣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備

去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哀公十年

此齊人弑君也何以書卒爲內諱惡也曷不諱伐而諱弑齊因伐而弑也以蠻夷伐鄰國鄰之君以弑聞師不變賊不獲徐卒事乃反是戕之也諱弑內大惡諱也喪終事之大也隱衛侯速善晉士匄伐人之喪惡之大也內大惡諱不諱而又著之諱有大干伐人之喪者也見陽生之以伐弑也然則如齊人何曰罪有所歸固無諱也罪無所歸治魯人乃所以治齊人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書侵何以伐喪微之也此非恆喪也曷爲如恆辭然鞅叛人也不足乎責也則侵齊已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何以書卒伐事也譏師之不變也微外曰侵甚內曰伐而陽生之弑見矣

葬齊悼公

不日慢葬也何以書著人之在殯而侵伐不變也著者著則諱者白矣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宣公十年有八年

自外曰戕不稱君自外也不稱盜大夫也何以書罪邾人也于鄆以鄆為無臣子也鄆未有書卒者人戕其君不可以鄆不志也

篡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隱公四年

七

納人立皆篡也公羊子之義允哉允哉討賊莫善於衛人晉之為篡也有二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且不請於天子而人自立之也董子曰春秋於其嫌得者見不得莫疑於晉之立矣晉且不得春秋諸侯其能解免於篡者希矣雖然安寧無事亦畧之而已故曰不勝譏則譏其重者未明者著之已明者去之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蔡人殺陳陀

桓公六年秋八月

陳陀者何陳君也何以知其為陳君也春秋兩下相殺不書雖異國猶不書也以其書之知其為陳君也然則曷為不言戕陳侯賊也其賊奈何殺世子免而代之也蔡人於是殺他

以立躍其稱蔡人何討賊之辭也佗之賊何以不見于殺乎見之也曷爲于殺乎見之免之殺不書也何以不書公子之重視大夫世子之重視君免之爲世子則未知其善于天子與未善于天子與以其不書知其未善也然則佗何以見賊于春秋免宜爲君者也未善則何以宜爲君適庶長幼命于天也君臣上下命於王也陳侯鮑不早成其子國本危王命慢天倫廢國亂而再赴以二日卒之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佗賊也鮑失君父之道矣于免無譏焉不書隱之也躍爲志乎得國篡何以不書佗重而躍減也于不葬見之矣佗賤而躍忍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桓公十有一年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莊侍郎春秋正辭

太

納立入皆篡也曷不言突之入于其出奔也名之見其篡矣何以不書入挈乎祭仲也罪祭仲也則何以不言祭仲立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則何以不言納突不求立仲不聽宋人焉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斷三罪之釣也字其臣名其君乎祭仲天子之命大夫也突不繫鄭不成爲君之辭也突歸而後仲君之突弱而仲強見矣宋稱人執大夫之恆辭也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鄭忽出奔衛

春秋撥亂君出皆不日出君必大惡而後以其人加之天子治諸侯之義也鄭忽當國也不稱爵既葬稱子也而不稱子左邱氏曰公侯曰子公羊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

而後絕非既絕而後奔故曰辭無所貶天子治諸侯彼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而不降之在畝畝乎不待貶矣

誅絕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桓公十有六年

天子黜朔立黔牟此諸侯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之正也告諸天子天子易之孟子論燕可伐矣會謂大夫而可以專廢置其君乎何言乎出奔齊罪齊人也

君出入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桓公十有五年

稱鄭伯君也稱名篡也曰出奔蔡不書其出之者大夫惡得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充

而出其君乎諸侯之策非名也春秋以天子黜諸侯之法書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何言乎鄭世子忽不成爲君之辭也本之曰世子宜爲君者也忽在王所接諸侯舊矣其如不能乎爲君何哉復歸之爲言絕也侯亦當絕又况世子諸侯奔走不保社稷王者違天道而建諸則不克以多方簡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再稱名絕也曰復歸其論輕曰入其論重櫟邑也曷爲與入國同辭國人之從鄭伯突者與忽分左右焉東方諸侯惟知鄭有突不知鄭有忽忽不成乎爲君突成乎爲篡不待入于

鄭而後加之矣則可以斷突之罪當誅矣已明者去之

納子

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莊公九年
先名之見納之爲篡辭也後繫以子見糾之宜立也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伐齊僖公十年

此納子昭于齊曷爲不言納言納者不成乎立也成乎立矣則不言納不言納則不爲篡與曰篡也桓不誓其子而以私屬之宋之君宋不請于王而以力正之齊之衆衆立之固篡也衆弗立而假他國之君以立獨非篡乎篡則曷爲不言昭之入畧昭而責宋也宋自謂已可以成昭之爲君矣齊主乎爲是戰而使宋主之四國伐而宋以偏戰見宋襄之恃其力而力固不足以爲人之正也有敵之者矣曰昭之爲篡不以無虧長且有君命焉爾乎曰爲人子利其父之死以有位則不可以爲子矣矧乃死父不收而稱兵以爭國者乎無虧非子也何長之有且君之有命必與國政圖之告之宗廟社稷使一國之人尸知之然後成之爲君命未聞奄尹庖隸之人介官闈階闈之側而可以稱君之命者雖君實親命之臣民之義不敢受以爲君命非其地故也非其人故也則無虧之命焉在矣無虧矯君父之命委其死于牖戶而忍若不知則惡逆矣曷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曰賤之而不書其殺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親爲君之子與之比而求立焉則賤乎賤者也無虧當誅則子昭宜立故畧不見昭之篡也嗚呼宋襄公

以力正諸侯不奉天子命而陷人於篡則齊之人義可以不受救之者不可以不書雖狄猶且書之見王命之義尊也

逐世子母弟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

定公十年
四年秋

春秋幾終而後一志者世子出奔也子無去父之義凡民愚不肖盡知之聖人皆削之矣衛世子蒯瞶出奔宋何以書父子之變極矣又加之以軌不可以莫之志也蒯瞶得罪于君父君母忍不卽罪而去之以司寇之辟辟之誅不孝則已矣蒯瞶誠已誅焉用志其出不惟不誅國人且立其子焉可以不志其出志其出聖人之誅蒯瞶也且正軌之不宜立也軌不宜立而衛竟立軌則蒯瞶之不誅竟不可誅軌誠安其臣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民以事宗廟社稷而得君祖母之心則蒯瞶殆無罪矣立軌之惡在大夫全父之孝在軌天下稱順焉子賊賢讓千乘之國而釋負芻當主之罪軌也有千乘之國而白蒯瞶出奔之無罪賢於公子喜時矣而軌非人也立不爲父獨以爲己其心以爲父自得罪已自得國也子無拒父之事凡民愚不肖盡知之文而不慙曰以王父命辭父命也賢智尙猶惑之苟非聖人不能論其子以道則軌之當誅亟焉軌誠已誅又焉用志圍戚不惟不誅且曰不以親親害尊尊焉可以不自志圍戚聖人之誅軌也且正蒯瞶之不釋罪也王法盡矣然而曰非聖人不能論其子以道將謂聖人則能喻其子以道乎書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又可諭乎母問其不喻也

喻又可赦乎曰衛之君母存赦蒯聩則赦矣且既立輒則既赦蒯聩矣易曰有子考无咎子之善可以洗考之不善輒能子矣蒯聩何俟于赦不幸熒惑者眾以利害劫輒邪說又作卒于終不可論而吾夫子始去衛矣反魯作春秋具其獄以告萬世不得已也嗚呼自古大惡之成莫不確有可不成之幾而禮義必先刑辟必後于此乎決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克乎殺乎殺也殺世子母弟曰君稱鄭伯見克之爲殺之也非奔乎奔亦卒歸于死殺之不在手刃之在其君之意而已矣然則何以不曰殺而曰克段非束手者也戰矣戰故曰克克故不曰戰段卒死何以不曰殺之于鄆不死于鄆不死于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四

莊傳鄆春秋正義

三

鄆則曷曰殺之于鄆以傷而死也以傷死則曷不殊其輕重君殺大夫之辭也殺世子母弟則何以必曰君傷其天性也何異自殺其身矣一體之戚何至不可並生于天地豈必在忍人一端失所以教否不復通逝不復遺斷不復續是故遭人倫之變者必以舜爲法于天下後世而周公且曰有過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稱鄭伯以君道責之其家不可教則民不法之王者復何賴于有諸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鄭俗流失自鄭伯始矣

殺君世子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莊公二十有二年春

公子不爲大夫則不書公子御寇何以書世子也何以不言

世子不讐于天子也不讐于天子則公子而已矣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稱人以殺何非其君殺之以大夫專殺之也君殺之則必曰世子大夫殺之則曰公子何言乎兩下相殺言其殺君世子而安之也殺君世子者陳爲亟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昭公八年

招何以稱弟招不爲陳侯之弟則不能以殺偃師陳侯以母弟私之授廢立之意焉招藉君弟之寵然後殺君嗣之重愛弟而親之是也而私之而賊之陳侯夫君兄之道矣溺之卒如恆辭正乎其弱植而爲寄生之君不可如何矣世子身之貳也人俄得殺之其因是以卒乎其不因是以卒乎國人孰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爲正明目而辨之哉告其終之若正乃其終之莫知爲不正云爾溺且不免首惡之名然而如恆辭然罪不獨在其君父也是獄也兩下相殺乎曰非也正體而傳宗廟社稷之重世子也禮曰母弟官子咸有臣志世子之義卑伏于一人盡一國之人莫不致卑伏焉招不得兄事陳侯則不得以兄之子待偃師謂之兩下相殺烏乎可繫世子于陳則尊著矣不稱殺辟成尊之辭也稱世子而加之辭曰殺以偃師不能乎爲世子矣爲世子于今幾年而竟以見殺乎目陳侯罪陳侯之危其子以危宗廟社稷而亦恨偃師之危其身以危君父也君子以此正爲人君父爲人臣子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何言乎大夫相殺陳無君也何言乎殺其大夫不予討也曷爲不予討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也然則何言爾言其自是而國滅也

殺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

僖公七年

申侯者何鄭之大夫也申者何國也侯者何名也曷爲以申氏繫之申也曷爲繫之申考行者本諸鄉里鄭曷爲以羈爲卿齊桓以邑命之也伯可以命諸侯之大夫與曰請之天子則可不請之天子則不可申侯以名氏見以齊桓爲請之矣齊請而後命之鄭不請而專殺之以說于齊殺人以說于人以申侯爲無罪矣是以文公不書葬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詣

陳殺其大夫洩冶

宣公九年

此大夫相殺也曷爲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行其君之意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身爲不義不足錄也以其君之意行不義爲君造其意以行不義不可不錄也以大夫之意歸之君見以大夫殺之不若以其君之殺之爲重矣曷爲重之爲洩冶重之也然則孰殺之公孫寧儀行父殺之于春秋何見見之於其納也納者內弗受也以陳之人爲不可受也與乎弑則言奔以見賊不與乎弑則不言奔以說無罪公孫寧儀行父不言奔則無罪其言納何奔之云者不可容于天下納之云者不可容于陳之四封之內也雖然周官之法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不欲使人知之嗚呼不

謹于禮若陳靈公之君臣其罪狀固不可見于策矣且如以
此罪罪則不比人數賤乎賤者也亦不足錄矣然則以何罪
非公孫寧儀行父以殺洩冶之罪罪之也其殺洩冶則衆著
于市朝之地而非不可知非不可言春秋之防亂以微不以
顯春秋之討罪以見不以隱且殺人不忌爲賊固臯陶所以
必誅而不赦也弑君之獄斷殺大夫之獄不可以莫之斷全
楚之討以正弑平國之誅不許楚之納以正殺洩冶之辟公
孫寧儀行父之罪萬世卒不可得而除者以殺洩冶故也非
聖人莫能脩之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

宣公十
有四年

此晉人殺衛大夫也曷爲稱國以殺如恆辭然不予殺也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五

主不可以命諸侯之大夫則不可以殺諸侯之大夫有天子
存也然則何以見其非衛人殺之君殺大夫不言其所爲讖
在專殺爾專殺者不出于其君則不可以不言其所爲言衛
人救陳前此矣見孔達所爲殺也言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
盟于清邱前此矣見孔達之爲晉人殺也殺無罪以說于人
罪在衛使人殺無罪以說于人則罪在晉人而曰衛殺其大
夫者以爲非晉之所得殺也救陳稱人而不名以孔達之不
專于救陳也有君命矣達受其罪爾知其非衛人殺之也是
以穆公不去莽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昭公
二年

公孫黑鄭之亂人也誅之則亂止子產于是乎能定鄭矣曷

爲以累上之辭言之能以定其國爲悅不能以弛其親爲已悲也弛其親君子所大不忍也雖措刑于天下終身以爲已之過不曰已不與古聖人同其時也子產之辭母乃已忍乎幸能誅之以正國之刑書不復存吾親親之恩也雖然司寇將至則不致之司寇何謂無親親之恩法必自司寇出致刑于甸人誠有赦之之心焉隱之也尸之加木焉則是以兄弟爲國入也不議自司寇則無法身質其辭則傷恩惜其有救世之才而愧於王者之道也公孫黑非大夫成之爲其大夫何君與國政知之而不禁且不更其書則大夫之矣以殺大夫累其上則不以大夫之累其上子皙之惡成矣非以矯君位而後成也終將誅之姑弗禁之欲已亂于國者察之哉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庚

宋人殺其大夫

文公七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何以不名衆也且非其罪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文公八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未有稱其官者此其稱司馬何司馬主兵君之威也而人得殺之則劫弑之形成矣國刑不可以擅于貴臣國兵不可以聽于不肖言殺其大夫言殺其大夫司馬言將自是弑其君也然則何以不名非其罪也其以官稱非鮑之黨也因著宋之得稱官也宋王者之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文公九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曷爲或言及或不言及君殺大夫不言及不殊其尊卑之辭也大夫相殺然後言及殊其尊卑之辭也盜殺不殊大夫尊矣君殺不殊大夫卑矣同位然後差而次之見其兩下相殺云爾此皆繫時不繫月曷爲再稱晉人以殺見其以次殺之也以次殺之者非亂也法也以法殺之則其曰大夫相殺何諸侯不得專殺請于天子大夫不得專殺聽于諸侯非弑逆大惡雖執政無敢自致辟焉非所辟而辟之故曰大夫相殺也君者以刑德制其臣者也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其臣矣是晉人也何言乎晉人何再言乎晉人言將自是弑其君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義

毛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僖公三十年

衛侯之命未得行乎國也則稱國以殺其大夫何正元咺爲成公之大夫也天子可以絕鄭于衛元咺不可以絕成不爲君言其大夫正之爲其大夫也則曷不以討罪之辭言之咺當誅非成公所得誅且其所以誅者非所以誅也見殺之前後歸云爾及公子瑕卑者也殺之而後歸非卑者也當國矣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何鄭絕則瑕宜爲君者也宗廟社稷君其守也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天子絕鄭而不命衛有君天子失正矣而衛人安之不請命衛無臣矣位不可以無命立君不可以無衆固瑕見己之宜立而卽之而不以當國之辭言之者見瑕之宜立也宜立而假一大夫以立則以爲未

嘗立也未嘗立則卑且無罪而不諱其死何春秋爲賢者諱賢非無罪之謂也瑕惡賢而諱之瑕宜爲君以元咺及之何微其分而著其故也咺不臣於鄭宜不臣于瑕成公殺叔武而元咺殺瑕是以君子微其分而著其故人徒知千乘之爲利則宜爲君者危國無君而宜爲君者益危讓且不危况其卽之乎子臧宜爲君而能讓季札不宜爲君而能讓其讓皆無迹焉自隱約以成讓不近名以成讓是以身安而人敬尊之至德之次也叔武宜爲君能讓而殺公子瑕宜爲君不能讓而亦殺夫見人之宜爲君而勸其卽之見人之宜爲君而讓其不卽之吾以爲未嘗學春秋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襄公二十三年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解

天

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君殺大夫不言及殺大夫言及非君殺大夫之辭也然則孰殺之國人殺之曷爲不言國人殺之君命也此其爲君命奈何陳侯在楚慶虎慶寅以陳叛距君之歸國人殺二子而歸君春秋之美用貴治賤君命行于臣臣承命而致之民曰君命也君命不行于其臣行于其民民承命而行誅于其臣曰君命也君命不行於其臣其民不聽其臣而誅之以承其君亦曰君命也見君命之無不通也不言叛言叛則其民與有罪焉爾不稱人以殺稱人以殺則國無君之辭云爾不以逆命之臣汚無罪之民則德昭以順命之民治有罪之臣則威震王道之大者也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君實有臣而命不行焉則非獨其臣之罪也

責其君所以全其爲君焉爾

楚殺其大夫得臣

僖公二十八年

楚無大夫何言乎殺其大夫得臣得臣志乎爲戰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苟言戰皆中國主之則志乎戰者不見矣晉侯退舍楚子命無從晉師果于爲城濮之戰者得臣也戰稱人殺稱名見楚人之爲得臣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其曰殺何不子死也楚之人猶夏之人也抗中國而戰則殺之爲果中國戰而克則俘之以爲功所以昭戎經也惟奔者不誅其俘者盡致王罽焉而得臣者其戎首也聽其死者楚爾于王法則當殺王法行于中國不行于楚春秋稱中國大夫以樂專殺稱楚殺大夫以訖王誅辭同而事異則以事見之春

皇清經解

卷言公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完

秋之法也何不以氏楚無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成公十年六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側之爲無罪奈何君實不信而棄其好君實不武而敗其師君人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立于無過之地不聞其有過而委之於臣也良臣不諉過于下而況君乎大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然而公子側死之其曰殺何公子嬰齊爲之也君執狐疑之心臣喪讒賊之口則以爲其君殺之也楚殺其大夫曷爲皆以殺無罪書王者以三典刑邦國侯甸男邦采衛獄無敢專殺人達之以聽于司寇期而斷大獄則歸于京師蠻夷鎮蕃欲讞者聽之不欲弗強然而父兄不辜幼孤爲奴

係累而號泣象胥傳命有濬刑之禁焉犯禁則有以治之所
以奉天也楚蠻夷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天子微中國不
式命北則狄南則吳西則秦皆以狄道治其臣民其爲濬刑
也多矣春秋未有言其殺大夫者而專言乎楚正楚之殺大
夫則皆正矣以夷狄之刑治中國則中國亂矣以中國之刑
治夷狄則夷狄畔矣春秋不譏楚專殺者不以中國責楚也
不志專殺而志濬刑以夷狄治楚也側何以氏公子楚有大
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襄公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申非無罪也罪不及死
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襄公四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壬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
殺之則以爲無罪也七年之中殺三大夫以求諸侯者惟楚
子審爾貴戚若此疏且賤者無所容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噫
斯楚之所以敗于吳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殺一大夫亦志之乎追舒之
罪薄矣不及死而殺之彼以爲故而巳矣志之以詔人君之
自作故者

楚殺其大夫屈申

昭公五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屈申無罪也以

其疑殺之爾

楚殺其大夫成熊

昭公十年有二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何言乎殺無罪成熊無罪也以其疑殺之也刑人者與衆棄之不以一人之信殺之也況以一人之疑殺之乎一人疑則殺之王者之大禁也不可以嗜殺如楚虔而莫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昭公二十年有七年

此楚子軫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見楚子居之殺無罪也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而言乎軫之世卻宛之殺居殺之也然則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重卻宛也其殺卻宛奈何卻宛楚之良大夫也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子居好讒如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親受無極言無不行是君生而存楚國衆指無極焉居卽世軫卽位已奮其詐謀殺卻宛如反手楚國莫不盡焉卻宛之殺無極殺之也假居之餘寵而能以殺則以爲居之殺之也曰嘻讒臣旣造易世矣其若採湯時也猶足以賊良臣而失人心焉若此當其世將如何矣然而居也存奔世子焉不志殺世子傳焉不志居也沒而殺卻宛焉則志重卻宛也卻宛之爲大夫也直而和國人悅之卻宛死國人謗誅無極以謝焉而不快楚人之重卻宛也賢于君世子而讒人殺之志讒人之善擇所重而後殺之也然則于楚子軫無讒乎曰讒何讒爾讒有讒而不誅也此未三年也先君甚愛之已殺之可乎曰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奚其待夫讒人之誅

天法也有司之職也不得委乎在喪之子又奚其待不終曰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此楚子軫也讒巧敗其國焉而不誅醜厲危其身焉而又不誅未能乎爲君而又何言乎其殺無罪言爲人君父者不通于春秋之義貽後嗣以讒賊而詔臣子使知遭變之權也

大夫奔

鄭棄其師閔公二年

春秋不治士庶人雖然戰而北守而降戍而潰戮民也師潰而歸獨無罪乎曰致其師有罪則蔽罪于棄之者也蔽罪於棄之者則免師之罪辭也是謂王者之法曰汝受王嘉師惡一大夫而陷數千百人于犯師禁之罪汝罪當云何矣故曰

皇清經解卷三百六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鄭棄其師大惡也然則何以治其師曰鄭之君若臣必委罪于一二人而釋其衆矣春秋撥亂世必原人情赦小過錄鄭詩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以爲其潰則衆人所不言而同然也若之何而委罪于一二人乎苟求其罪之首則棄其師者是已春秋之法行天下無寃民而長衆者不敢布其逆令如是則能以衆正胡爲不能治其師

宋司城來奔文公八年

奔以官稱非鮑之黨也

大夫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見外辭

叛人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襄公二十有六年

孰叛叛衛侯衎也衎未復則其以叛言之何正君臣之辭也
衎爲社稷宗廟主林父北面而臣事之出行而立剽立剽而
辭衎之爲君林父志也書曰入于戚以叛正君臣之辭也罪
林父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四終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五

學海堂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春秋正辭
傳疑辭第九

至聖有作必傳疑然乃信傳闕不敢筆綴輯之謹耳闕不竟削乃日月之明也其闕皆羨不羨者不明則非闕文傳諸萬世傳疑辭一春秋列十二公之策書聖人據已所見錄祖之所逮聞魯史從赴告聖人從史文不從則削之不從則改之損之益之聖人制義不可易也從舊作述有司不敢主義惟聖人主之左丘明故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從史文二

闕文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五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一

紀莒國也子爵也伯不知其國必存其爵闕文明矣密在莒魯之間要結好援紀因我而獲盟于莒我有持危國之志焉故志之逮桓莊而紀卒亡聖人之所哀矜也虛內事外雖勤奚益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五終

